讀書雜志

高郵王念孫

東周

客卽對曰

溫人之周、周不內、客卽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也、韓非子亦與一本同、見說林篇、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耶字作耶、卽字作郎、二形相近、故耶譌爲郎、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耶、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爲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而又知趙之難子齊人戰恐齊韓之合

或爲周最謂金投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恐齊韓之合必先合於秦絕彪讀而又知趙之難子爲句注曰不敢違投又讀齊人戰恐爲句注曰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姚曰予會本作子念孫案作予者是也而又知趙之難予齊人戰爲句恐齊韓之合爲句予讀爲與與共之與通作予猶賜予之予通作與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漢書郊祀志谷永傳並作予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予下文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將恐齊趙之合也是其明證矣絕說皆謬

輕而周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也、舊本惡字譌作西周二字今從鮑改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鮑注曰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引之曰鮑說甚謬、吾又恐東周之賊己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者、輕當爲誣、謂恐東周殺翦、而因以殺翦之事誣西周、惡之於楚也、上文曰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以惡之於王、亦謂西周殺翦以誣東周也、俗書巫字或作巠、誣字或作誙、楚辭招魂、

帝告巫陽巫一作莁方言誣䛐與也今本誣作誣爾雅莁荑蔱蘠釋文云蔱匹符反讀者又戶耕反蓋莁字或作莁譌作莁故讀者又戶耕反也其右畔與輕相似因譌而爲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輕今本輕譌作誣說見經義述聞又執誣以彊盧辯注曰自執而誣於善今本誣譌作輕誣輕二字書傳往往相亂

西周

攻魏將犀武軍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念孫案上攻字當作敗今作攻者因下攻字而誤也秦既敗魏軍乃進兵而攻周若但言攻魏軍則勝敗未可知不得遽進兵

而攻周也、史記周本紀、秦破韓魏扑師武、集解引此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是其證、髙注、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秦遂進攻周、上攻字亦當作敗、下文犀武敗於伊闕、注曰、秦將白起敗魏將犀武於伊闕、遂進攻周、是其證、

秦與天下俱罷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爲王之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獘於周、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

矣、念孫案秦與天下俱罷、俱字後人所加也、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爲也、謂秦爲天下所罷也、此言天下欲以攻周罷秦、秦攻周、則爲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古或謂爲爲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爲句踐所禽也、韓子外儲說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爲多與之而其實少也、爲謂之與、與亦謂之爲、齊策曰、張儀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足爲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爲與二字聲

相轉而義亦相通也、後人未達與字之義、而以爲秦與天下俱罷、故加入俱字、不知秦攻周、而天下未攻秦、不得言俱罷也、史記周本紀無俱字、鮑云、天下合齊而與秦戰、戰則必罷、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到秦

三國攻秦、高注、三國魏韓齊也、反、西周恐魏之藉道也、爲西周謂魏王曰、楚宋不利秦之聽三國也、聽舊本譌作德、今從鮑改、彼且攻王之聚以到秦、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到、一本作利、鮑從一本、見吳師道校本、念孫案作到者、勁之譌、作利者、後人以意改之也、攻王之聚以勁秦者、秦聽三國、則三國強而

害於楚宋、故楚宋攻魏以勁秦、勁者、彊也、言弱魏以彊秦也、楚策曰、三國惡楚之彊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語意正與此同、東周策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必陰勁之、秦策曰、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又曰、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策曰、故不如出兵以勁魏、並與此勁秦同義、凡隷書從力之字、或譌從刀、故功譌作功、漢衛尉衡方碑、勉亮天功、勁譌作剄、劫譌作刦、從巠之字、或書作巫、因譌而爲至、故痙譌作痓、大荒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郭音風痙之痙、今本譌作痓、凡醫書內痙字多如此作、輕譌作輊、楚辭九辯、前輕輬之鏘鏘兮、今本輕譌作輊、力與刀、巫與巠、形並相近、故勁譌作到、史記韓世家、不如出兵以勁之、勁譌作到、正與此同、後人不知到爲勁之

譌而以意改爲利失其旨矣

秦

八年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孝公行之八年死惠王代後莅政姚曰一本八上有十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衞鞅入秦三年說孝公變法五年爲左庶長十年爲大良造二十二年封爲商君二十四年孝公卒計自爲左庶長至孝公卒時已有二十年又商君傳商君相秦十年而孝公卒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蓋連其未

作相之年說耳。據此、則策文本作十八年明矣。

血流至足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史記蘇秦傳集解、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器物部引此、竝作血流至踵。念孫案作踵者是也。今本作足、傳寫脫其右畔耳。曲禮曰、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是足爲總名、而踵爲專稱。踵著於地、故血流至踵而止。若泛言至足、則其義不明。莊子亦言汗流至踵、不言至足也。見田子方篇。

俱止於棲

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姚曰、李

善引作俱上於棲念孫案作上者是也凡居於高處謂之棲鳥宿曰棲雞宿曰棲越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韋注山處曰棲因而所居之處亦謂之棲此云俱上於棲孟子萬章篇二嫂使治朕棲趙注棲牀也雞之棲必自下而上故曰上於棲若連雞則互相牽制而不得上故曰不能俱上於棲若變上言止則非其義矣姚引文選注作上而今本文選西征賦注亦作止則後人據誤本戰國策改之也藝文類聚鳥部引此策作止亦後人所改後漢書呂布傳注及太平御覽羽族部引此竝作上與姚所見文選注同又孔叢子論勢篇連雞不能上棲卽襲用此策之文則策文之本作上益明矣

比是也

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是也鮑於比下增一比字云比次也言如此者相次不一吳曰韓子作皆是初見秦篇比蓋皆之譌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比是猶皆是也說文皆俱詞也從比從白徐鍇曰比皆也廣雅曰同儕等比輩也鄭注樂記曰比猶同也義與皆並相近孟子告子篇比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比猶皆也言耳目與心皆天之所與我者而心為大趙注以比為比方謂比方天所與人情性非也或改比為此改趙注比方為此乃尤非

齊策曰中山再戰比勝亦謂再戰皆勝也

足以爲限

淸濟濁河、（今本作濟淸河濁、姚曰、一作淸濟濁河、吳曰、韓子作淸濟濁河、與下文協、念孫案文選注、初學記引此竝作淸濟濁河、今據改、）足以爲限、長城鉅坊、足以爲塞、高注曰、限、難也、（難、乃旦反、）念孫案諸書無訓限爲難者、限本作阻、今作限者、後人據韓子改之、因幷改高注耳、文選謝朓始出尙書省詩注、初學記地部引此竝作阻、爾雅及邶風雄雉谷風傳竝云、阻、難也、正與高注合、

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

今齊王之罪其於弊邑之王甚厚、弊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高

讀至令字絕句注云令善也不得善事於楚王也念孫案不得事令四字文不成義高訓令爲善非也不得事下當有王字令字當在而字下令者使也是以弊邑之王不得事王爲句而令儀不得爲臣也爲句史記楚世家作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闌之廝也是其證

計聽知覆逆者以下五十一字

此篇記齊伐楚楚王使陳軫西講於秦之事末云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聽

無失本末者難惑念孫案自計聽以下五十一字與上文絕不相屬此是著書者之辭當在上篇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之下上篇言楚所以幾亡者由於計之失聽之過故此卽繼之曰計聽知覆逆者唯王可也唯與雖同上篇曰弊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弊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史記張儀傳兩唯字皆作雖表記曰唯天子受命于天鄭注唯當爲雖墨子尚同篇曰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荀子性惡篇曰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史記淮陰侯傳曰唯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唯竝與雖同王讀如王天下之王言人主計聽能知覆逆者雖王天下可也下文云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亦承上篇而言此

篇所記陳軫之言史記張儀傳有之而獨無計聽以下五十一字則此五十一字明是上篇之錯節也

公仲侈

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鮑改侈爲朋云朋侈字近故誤吳師道曰史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一作公仲侈甘茂傳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又有韓明韓侈秦楚策作韓侈韓策作韓朋又作韓明又作公仲明馮朋音混而侈明朋字譌故也且當各存舊文引之曰史記作馮馮與朋聲相近則作朋者是也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鴻烈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朋馮古字通也朋之通作馮猶淜河之淜通作馮其作侈

者乃倗字之譌，倗朋古字亦通。說文，倗輔也，字或作傰。周官士師爲邦朋，故書朋作傰。鄭司農云，傰讀如朋友之朋。古文多字作彡，形與朋相似，傳寫往往譌亂。莊子徐無鬼，有張若謵朋前馬，釋文，多崔本作多，本亦作朋。史記五帝紀，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漢書霍去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師古曰，功臣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韓子十過篇及漢書古今人表竝作公仲朋。

蘇代僞爲齊王曰

甘茂亡秦之齊，秦王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代僞爲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印迎之齊，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吳曰，僞爲二字，疑是爲謂，蓋上卿之事誠有，何得

言僞爲、一本作謂、念孫案僞爲卽爲謂也、爲謂之爲讀去聲、爲

謂齊王者、蘇代爲甘茂謂齊王也、齊策、公孫閈爲謂楚王曰、趙策、蘇子爲謂齊王曰、韓策、宋赫爲謂公叔曰、史記楚世家、張丑僞爲楚王曰、並與此僞爲齊王同義、僞與爲古

同字、僞爲之爲、古與謂同義、故一本作謂、秦策、秦令周最爲楚王曰、

齊策、淳于髡爲齊王曰、燕策、蘇代爲燕爲惠王曰、墨子

魯問篇、墨子爲魯陽君曰、韓子內儲說篇、嗣公爲關吏

曰、商臣爲其傅潘崇曰、並與此爲齊王同義、又宣二年

穀梁傳、孰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孰爲卽孰謂、楚策貴

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爲勇卽

謂勇、孟子公孫丑篇、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

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

非然也、言謂是其智弗若也、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

互用、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莊子天

地篇曰、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繆稱

篇曰、今謂臧獲曰、女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

今爲客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是

策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彊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關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爲與謂同義故二字可以通用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此之爲考志也逸周書官人篇爲作謂莊二十二年左傳是謂觀國之光史記陳杞世家謂作爲墨子公輸篇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宋策爲作謂莊子讓王篇今某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呂氏春秋愼人篇爲作謂吳謂上鄉之事非僞則誤讀僞爲詐僞之僞矣

閒有所立

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立引之曰閒有所立四字文不成義立當爲言閒私也謂與之私有所言也後漢書鄧禹傳注曰閒私也史記信陵君傳曰侯生乃屛人閒語是也鮑以閒爲暇隙非是故下文卽云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篆文言字作𧥢隸作𠮷因譌

而爲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未問則不言、荀子大略篇言謂作立、韓子外儲說右篇正作問有所言、

挈領

臣戰載主契國以與王約、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鮑注曰、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念孫案鮑訓挈爲持、臣請持領、斯爲不詞矣、今案挈讀爲契、契、斷也、猶言臣請斷頸耳、說文、契刻也、玉篇苦結切、爾雅契絕也、郭注曰、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釋文、契字又作挈、漢書司馬相如傳、挈三神之歡、應劭曰、挈絕也、宋策、鍥朝涉之脛、亦謂斷其脛也、契挈契鍥並字異而義同、

若於陰　齊怒須　莫如於陰

謂穰侯曰、爲君慮封、若於陰、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德强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也已、鮑改若爲苦、而斷苦於陰宋罪爲句、重齊怒爲句、注曰、宋、齊所惡也、故陰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君之封不定、故以爲苦、念孫案鮑說甚謬、若於陰、若上當有莫字、陰、當爲陶字之誤也、隸書陶字或作隂、與陰字相似、須當爲淡、說見下、莫若於陶爲句、宋罪重爲句、齊怒淡爲句、陶、宋邑也、伐宋以德齊、而取陶以定封、計之上者也、故曰、爲君慮封、莫若於陶、上文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是也、趙策曰、容謂奉陽君曰、

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孰圖也秦之貪之當為人義見下韓魏危衛楚正正當為薛義見下鮑云薛薛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又曰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陰亦當為陶隸書陶或作陰陰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陶誤為陰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為陰是也齊策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史記田完世家陰作陶魏策陰必亡史記穰侯傳作陶又穰侯傳乃封魏冄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陶一作陰索隱曰陶陰字本易惑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冄冢作陰誤也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萩苴侯朝鮮相韓陰漢書功臣表作韓陶又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舞師古曰陶唐

當爲陰虞宋之罪重齊之怒淺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楚策曰虞卿謂春申君曰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淺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上三條足與本條互相證明矣

今者

范雎至秦王庭迎謂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念孫案既云今義渠之事已則上文義渠之事急二句乃追敘之詞不得言今者史記范雎傳

作會義渠之事急是也言適會義渠之事急故寡人不得以身受命耳今者二字即一會字之譌

請令廢之　請令罷齊兵　不如令殺之　臣請令發兵救韓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念孫案令當爲今字之誤也今猶即也言請即廢之也史記汲黯傳索隱曰今猶即今也上文曰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魏策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齊策曰馬今至矣今字並與即同義又齊策齊迎兵代梁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令亦當爲今言請即罷齊兵也史記張儀傳亦譌作令凡戰國策史記今令二字多互譌不可枚舉又趙策知

過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令亦當爲今言不如即殺之也又韓策穰侯謂田苓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令亦當爲今言請即發兵救韓也史記韓世家作今是其證凡言請今者皆謂請即也趙策秦王謂諒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史記項羽紀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皆其證也

南攻楊越　過楚以攻韓

吳起爲楚悼南攻楊越北幷陳蔡史記蔡澤傳攻作收念孫案作收者是也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皆謂取其地

也若但言攻則非其指矣史記南越傳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是策文本作收與史記同也又韓策曰公何不以秦爲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韓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鮑注曰過謂以攻韓爲楚罪念孫案鮑說非也過楚謂責楚也呂氏春秋適威篇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攻亦當爲收收韓謂令韓於秦也上文曰今公徒收之甚難下文曰收楚韓以安之皆其明證矣史記甘茂傳正作過楚以收韓

棓而殺之

大夫種爲越王句踐成霸功句踐終棓而殺之念孫案史記越世家越王賜大夫種劒種自殺不言棓而殺之姚本作棓鮑本誤作掊注云掊夏同擽也尤非棓當爲倍字之誤也倍與背同言越王背德而殺之也史記作句踐終負而殺之負亦背也史記魯世家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依即負依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祖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背倍負三字古同聲而通用鄭世家贊曰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語意正與此同

更與不如景鯉留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

如酉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王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酉姚曰、酉曾劉一作者念孫案者字是也、作酉者涉上下文酉字而誤、者下當有市字、更與不如景鯉者市、卽承上市地而言、上文范雎謂昭王曰、王攻韓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語意正與此同、今脫去市字、則文不成義、

憚

王之威亦憚矣、高注曰、憚難也、六國諸侯皆畏難秦王之威也、念孫案憚者盛威之名、莊子外物篇曰、白波若

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懾赫千里義與此憚字同此言秦之威盛非謂六國憚秦之威也上文云王之功亦多矣亦非謂六國多秦之功也高以憚爲畏難失之史記春申君傳憚作貭古字假借耳小司馬以單爲盡亦失之盛威謂之憚故威亦謂之憚賈子解縣篇曰陛下威憚大信是也信與伸同盛威謂之憚故盛怒亦謂之憚大雅桑柔篇曰逢天僤怒是也僤與憚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驚憚讋伏鴻烈覽冥篇曰僤驚伏竄僤驚即驚憚

朝爲天子

魏爲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爲天子天下皆從念

孫案爲與于同爲于二字古同聲而通用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曰于讀曰爲莊二十二年左傳竝于正卿釋文曰于本或作爲晉語稱爲前世韋注曰言見稱譽於前世是爲即于也僖二十年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亦謂近于禰宮也史記孟嘗君傳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周策於作爲於與于同謂魏惠王朝于天子而天下皆從也秦策又曰梁君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齊策曰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皆其證也鮑讀朝爲朝夕之朝而於朝上增一字謂魏王一朝爲天子而天下皆從其失甚矣吳讀朝爲朝聘之朝是也而云爲字疑衍則未知于爲之通用也

戰敗不勝　齊釋

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委南聽罪而說趙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念孫案敗與不勝詞意相複敗當爲則字之誤也戰則不勝謀則不得相對爲文齊釋當爲釋齊上文天下乃釋梁卽其證

太子爲糞矣

樓許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鮑注曰卽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爲棄除太子爲棄除矣亦甚爲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

毋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曰倍約身爲糞土、語意正與此同、

秦邑

子楚立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念孫案秦當爲奉、字之誤也、奉邑謂太后之養邑也、魏策曰、王嘗抱葛薛陰成以爲趙養邑、養邑猶奉邑也、西周策曰以應爲太后養地、養地猶養邑也、史記吳世家曰、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越世家曰、句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趙世家曰奉邑侔於諸侯

恐懼　木材

武安君曰、繓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念孫案文選謝靈運初發都詩注、引此懼作獲、材作杖、於義爲長、木杖必使工爲之、故曰使工人爲木杖、若作木材、則非其指矣、獲與懼、杖與材、皆以形近而誤、

冠舞以其劍　冠舞其劍

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鮑注曰、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劍賜之、使爲舞時用、姚曰、舞劉本作帶、念孫案此文當作衣以其衣、冠古亂反以其冠、帶以其劍、謂衣以王之衣、冠以王之冠、帶以王之劍也、今本脫去以其冠三字、帶字又譌作舞、隸書帶字或作帶、

又作𢅏漢齊陰太守孟郁脩堯廟碑雍徒帶衆竹邑侯相張壽碑爲冠帶禮義之宗字並作帶雜記率帶字作𢅏五經文字所謂禮記作𢅏者也因譌而爲舞鮑曲爲之說非也又齊策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舞其劍姚曰舞劉作帶念孫案呂氏春秋知士篇靖郭君下有來字此亦當有下文曰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君無來字則與下文義不相屬且高注云從薛至齊也則有來字明矣冠下亦當有其冠二字舞亦當作帶呂氏春秋正作靖郭君來衣威王之衣冠其冠帶其劍

齊

夫齊

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請見者靖郭君見之客曰君不聞海大魚乎今本脫海字茲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及鴻烈人閒篇新序雜事篇補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吳曰夫齊新序作無齊是蓋夫無齊訛又因上夫齊字混念孫案吳說非也夫齊當為失齊字之誤也此以大魚之失水喻靖郭君之失齊上文曰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是其證也韓子說林篇及鴻烈人閒篇竝作失齊

信反　輕信

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若是者信反鮑注曰始信後反引之曰鮑說甚謬呂氏春秋知士篇作若是者倍反高注曰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說文倍反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作背反背與倍古字通則信反明是倍反之譌凡隸書從言從音之字多相似故倍譌作信篆文言字本作䇂隸作言又省而爲言與咅隸咅字之右畔相亂若詹之爲䛳詹之爲詹譽之省爲譽皆其例也魏策輕倍楚趙之兵倍字亦譌作信史記穰侯傳作輕背楚趙之兵故知信爲倍之譌墨子貴義篇市賈倍徙今本譌作信荀子禮論篇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史記禮書作信

則我不利

弗救則我不利念孫案不利上當有且字故高注曰且

將史記田完世家作不救則不義且不利

專有齊國

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急孫策專當爲恃字之誤也專寺草書相近又脫去心旁高注曰自恃有齊國之助故五與魏戰而五不勝則策文本作恃明矣田完世家作韓因恃齊五戰不勝即本於策文也鮑本無專字蓋不知其義而妄刪之耳

其見恩德亦甚大也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丏爲齊見魯君曰足下豈如全衆而合二國之後哉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

殪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而君以魯衆合戰勝後此其爲德也亦大矣高注曰全衆謂中立無以爲助也觀二國交戰之後勝者其良士選卒劫罷君以全衆助負敗者擊之其見恩德亦甚大也念孫案其見恩德亦甚大也乃高注語在助負敗者擊之下今誤入正文遂與上句相複姚本作其見恩德亦甚大也鮑改爲其見恩德也亦甚大矣而於上句注云德敗者於此句注云敗者德之不得其解而遂爲區別矣改原文其失甚矣

不察其至實

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念孫案至即實字也雜記使某實鄭注曰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漢書東方朔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實也是實與至聲相

近而義亦相通至字古讀若質故聲與實相近豳風東山篇我征聿至與垤室窒爲韻小雅杕杜篇期逝不至蓼莪篇入則靡至並與恤爲韻月令寒氣總至與室爲韻莊子刻意篇道德之質天道篇質作至皆其證也不察其至即不察其實也今本作不察其至實者一本作至一本作實而後人誤合之耳史記張儀傳作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是其明證矣

犀首欲敗

張儀以秦梁之齊合橫親犀首欲敗念孫案欲敗下當有之字秦策曰樓啎約秦魏紛彊欲敗之趙策曰楚王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魏策曰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皆其證也若

無之字、則文不成義

巵酒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念孫案巵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巵、故下文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並作酒一巵、史記楚世家作一巵酒、

不果

或謂齊王曰、周韓西有強秦、東有趙魏、秦伐周韓之西、趙魏不伐周韓、為割韓卻周害也、吳曰害割字恐有誤謬及韓卻

周割之後、後字從鮑補、下文亦曰、趙魏亡之後、趙魏亦不免與秦爲患矣、今齊應秦伐趙魏、應字從鮑補、下句亦有應字、則亦不果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鮑注曰、趙魏近秦、其應秦不得不果、齊則遠矣、應秦必不果也、念孫案鮑說甚謬、果當爲異、字之誤也、此言趙魏應秦而伐周韓、及韓卻周割之後、趙魏亦不免於秦患、今齊應秦而伐趙魏、則趙魏亡之後齊亦不免於秦患、見下文、故曰、今齊應秦伐趙魏、則亦不異於趙魏之應秦而伐周韓也、

土則復西岸耳

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

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文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此竝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和其顏色

孟嘗君在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薛孟嘗君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

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囷而攻之清廟必危齊王和其顏色、曰諾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呂氏春秋報更篇、齊王和其顏色、作齊王知顏色、高注曰、知、猶發也、念孫案作知者是也、高注訓知爲發、謂發動也、知其顏色者、急先君之廟、而顏色爲之動也、故下文曰、諾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又曰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人之急也、呂氏春秋作見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惟其急人之急、故顏色爲之動也、若云和其顏色、則與下意了不相涉矣齊策又曰、宣王大息、動於顏色、高注曰、動、猶發也、趙策曰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或言形、或言動、或言知、皆發

動之謂也，故高注曰，知猶發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杜注曰，喜見於顏色，管子心術篇曰，見於形容，知於顏色，內業篇作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和亦知之誤，呂氏春秋自知篇曰，文侯不說，知於顏色，高注曰，知，猶見也，鴻烈脩務篇曰，奉一爵酒不知於色，並與此同意，

髮漂

孟嘗君出行五國，今本脫五字，茲據初學記器用部所引補，下文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小亦五之誤，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五國，吳引春秋後語亦作五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今本直下有使字，因與高注內登徒直使四字相涉而衍，案高注曰，直當曰直使也，登徒直使不欲行送象牀也，則正文內本無使字，下文直送象牀，直下亦無使字，今據太

平御覽人事服用二部所引刪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鮑注曰、漂、飄同、姚曰、漂、別本作標、引之曰、鮑讀漂爲飄、傷此若髮飄、甚爲不詞、今案漂、讀爲秒、髮秒、皆言其微細也、說文曰、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又曰、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是髮秒皆至微之物、故大戴禮曾子天圓篇、律厤迭相治也、其閒不容髮、史記自序作閒不容翲忽、翲、亦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䅺、又作蔈、通作翲、又通作票、鴻烈天文篇、秋分蔈定、蔈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高注曰、蔈、禾穗蔈孚榆之芒也、古文作秒、又主術篇、寸生於䅺、今本譌作稞、注曰、䅺、禾

穗標乎榆頭芒也十標爲一分十分爲一寸說苑辨物篇標作票今本譌作粟又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翲忽正義曰翲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則今本作漂別本作標鴻烈作蔈又作標史記作翲說苑作漂皆秒之異文耳

封衞之東野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衞之東野高注曰封取鮑曰封劃也吳曰封疆之也念孫案高注訓爲取則封爲劃之譌也上文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可以益劃於楚高注竝曰劃取也是其證鮑吳注皆失之

後朞年下有脫文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孟嘗君就國於薛、念孫案文選荅東阿王書注引此曰、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據此、則後朞年下、當有毀孟嘗君於湣王之事、而今本脫去也、葢湣王聽譏、是以使孟嘗君就國、下文湣王爲書謝孟嘗君曰、寡人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正謂此也、史記孟嘗君傳載此事亦云、齊王惑於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

歸反樸

斶知足矣、歸反樸、則終身不辱、鮑於歸下補眞字、吳曰、

上言大樸不完、以喻士之形神不全、故曰歸反樸云云、文意甚明、添字謬、念孫案吳說是也、足樸辱爲韻、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作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句法較爲完善、

傳衞國城割平

晳者趙氏襲衞、車舍人不休、傳衞國、城割平、衞八門土而二門墮矣、鮑讀不休傳爲句、衞國城割平爲句、注曰、傳、驛遽也、平、成也、言城中割地求成、念孫案鮑說甚謬、傳當爲傅、割當爲剛、皆字之誤也、草書剛字作剳割字作剳二形相似而誤傅衞國爲句、城剛平爲句、傅衞國者、傅、附也、言兵附於

國都故下文曰衛八門土而二門墮也隱十一年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是也城剛平者剛平邑名城此邑以偪衛若脊入城虎牢以偪鄭也秦策曰趙築剛平衛無東野芻收薪采莫敢闚東門高注曰剛平衛地趙築之以爲邑是其證也下文曰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趙城剛平以偪衛衛得魏之助因收餘甲而殘剛平也史記趙世家曰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即此所謂城剛平也又曰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即下文所謂殘剛平也

跼足

有而與能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亾天下可跼足而須也。鮑注曰：跼，不伸也。念孫案：訓跼爲不伸，則與而須二字義不相屬。今案跼與蹻同。蹻足，舉足也。兵以義動，則無敵於天下，故亾天下可舉足而待也。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解詁曰：蹻，舉足也。漢書高祖紀：亾可蹻足待也。史記高祖紀作翹足。商君傳亦曰：亾可翹足而待。文穎曰：蹻猶翹也。晉灼曰：許愼云：蹻，舉足小高也。音橋。案今說文作舉足行高也。揚雄長楊賦曰：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蹻跼聲相近，故蹻通作跼。史記河渠書：山行即橋。漢書

溝洫志橋作撟是其例矣

衍文十七

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自諸侯至此凡十七字皆涉下文而衍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有十二諸侯

衞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念孫案有十二諸侯有下

當有從字。有讀爲又、戰國策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竝同、上文云、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是也、下文亦云、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今本無從字者、後人誤讀有爲有無之有、則與從字義不相屬、因刪去從字耳、

制丹衣柱建九旂

魏王說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鮑讀制丹衣柱爲句、注曰、以丹帛爲柱衣、吳曰、丹柱猶衣之也、念孫案鮑吳二說皆誤、制丹衣柱、文不成義、柱當爲旌、字之誤也、旌字隸書或作㫌、與柱相似、旌字當在建字下、制丹衣爲句、建

旌九斿爲句、周官大行人曰、建常九斿、若無旌字、則建九斿三字、亦文不成義、記言龍旂九斿、而此言旌者、旌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是也、廣公宮制丹衣建旌九旂從七星之旗、皆言其宮室衣服車旗之擬於天子也、吳曰、案考工記注、龍旂九斿、諸侯所建、身旗七斿、州里所建、而此以天子言、戰國不可以古制準也、

慼忿

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慼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念孫案上既言忿恚、下不當復言慼忿、荀子議兵篇、善用兵者、慼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楊倞曰、慼忽悠

閭皆謂僾忽之閒也魯連子曰、棄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所引魯連子、即是遺燕將書之文、然則感忿當是感忽之譌、忿字隸書或作忩、形與忽相近、故忽譌爲忩、史記魯仲連傳作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感忿亦感忽之譌、考正義忿敷粉反之音、不在感忿之下、而在下文忿悁之下、則上文之本作感忽明矣、荀子解蔽篇、凡人之見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閒、鴻烈繆稱篇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感忽至焉、義與此感忽竝相近、

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念孫案此衍一單字、下文、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鮑於單下補一單字、吳謂與前連舉不同、皆非也、上文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單字不連舉、此文卽承上言之、亦不當連舉也、

攻狄不能下壘枯邱

大冠若箕脩劒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姚曰、晁改作壘於梧邱、說苑同、指武篇、鮑曰、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邱、言無人物、吳曰吳氏韻補能叶年題反、邱叶去其

反盧陵劉氏讀壘枯邱、謂空守一邱爲壘、說苑攻狄不能下、壘於梧邱、邱、齊景公田於梧邱、邱地名也、一本引北堂書鈔同、地理部、說苑無能字、一本壘枯骨成邱、通鑑從之、各有不同、似梧邱義長、念孫案鮑劉說皆謬、一本作壘枯骨成邱、亦後人臆改、此當從說苑作攻狄不下、壘於梧邱、於文爲順、於義爲長、今本說苑作攻狄不能下、能字亦後人據齊策加之、一本引說苑無能字者是、義見下、北堂書鈔引策文正與說苑同、今策文作攻狄不能下、能字因上文將軍攻狄不能下而誤衍耳、韻補以能字絕句、而以下壘連讀、則文不成義矣、

雍門司馬前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邪、爲王邪、今本爲王下有立王二字、因與上下文相涉而衍、今刪、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念孫案雍門司馬前、本作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今脫去橫戟當馬四字、北堂書鈔武功部戟類下、出橫戟當馬四字、下引戰國策曰、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前、太平御覽兵部戟類所引亦如此、司馬橫戟當馬前而諫、故齊王還車而反、事相因而文亦相承也、

戰國策第一

戰國策弟二　　讀書雜志二

高郵王念孫

楚

虛辭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念孫案虛辭本作曼辭後人據史記張儀傳改之耳文選報任少卿書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李善注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當作張儀）夫從人飾辯曼辭曼音萬據此則策文本作曼辭與史記異也

兩虎相搏

楚與秦構難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引之曰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搏作據據字是也據讀若戟謂兩虎相挶持也說文曰丮持也讀若戟說文豦鬭相丮不解也從豖從虍虍豖之鬭不相捨玉篇音竭於居御二切豦與丮聲近而義同又曰挶戟持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褚師出公戟其手史記孫子傳曰救鬭者不搏撠丮撠戟字異而義同又通作據文選江淹雜體詩幽幷逢虎據李善注引此策兩虎相據尤其明證矣史記張儀傳載此文當亦作兩虎相據集解引徐廣音戟正是據字之音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據字徐廣音戟正與此同漢書五行志據作撠顏師古曰撠謂挶持之

也、老子曰、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鹽鐵論擊之篇曰、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皆其證也、今本史記作兩虎相搏、蓋後人多聞搏、少聞據、故改據爲搏、若本是搏字、不得有戟音矣、御覽文選注引楚策竝作據、今本作搏、亦是後人所改、學者據徐廣之音以正史記、并據御覽文選注所引以正楚策可也、

遣使車　雞駭

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念孫案遣使車百乘、文不成義、當作遣車百乘、今本有使字者、因上文使使臣獻書而誤衍也、藝文類聚寶部引此有

使字亦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其獸部引此無使字又北堂書鈔政術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珍寶部獸部引此俱無使字雞駭之犀當爲駭雞之犀楚辭九歎弃駭雞於筐簏（今本作雞駭非洪興祖補注曰一作駭雞案御覽獸部引楚辭正作駭雞）王注曰駭雞文犀也文選吳都賦駭雞之珍李善注引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有駭雞犀注引抱樸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爲駭雞又書鈔政術部類聚獸部引此策並作駭雞（舊本書鈔出獻駭雞犀四字注曰戰國策云楚王獻駭雞之犀於秦王陳禹謨改注文爲雞駭而正文尚未改）又御覽人事

部、珍寶部、獸部、引此策亦作駭雞、則北宋本尚不誤、至南宋本始誤爲雞駭、故楚辭補注所引與今本同、

寡君

筲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念孫案寡君、當爲君王、此涉下棼冒勃蘇之詞而誤也、棼冒勃蘇對秦王言之、故稱寡君、此是子華述昭王出奔之事、當稱君王、不當稱寡君也、下文述蒙穀之事、正作君王身出、

雀立

棼冒勃蘇贏糧潛行、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

吟宵哭、鮑注曰、隺立踊也、引之曰、鮑說甚謬、隺當爲寉、字之誤也、寉與鶴同、一切經音義卷二曰、鶴古文作寉、漢酸棗令劉熊碑、寉鳴一震、即鶴鳴也、鶴立、謂竦身而立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郤芬勁蘇冒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此蒙穀之功

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念孫案此、當爲比、言比校其功與存國相等也、後漢書李通傳注引此作校蒙穀

之功、是其證、

至今無冒

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入宮、負離次之典、以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比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鮑注曰、冒謂犯法、引之曰、鮑說甚謬、冒當爲胄、字之誤也、冒俗作冐、比胄字只少一筆、無胄、謂無後也、周語晉懷公無胄、韋注曰、胄後也、

求反

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念孫案求、當爲來、謂得來反於楚也、隸書來字作来、求字或作来、漢三公山碑、乃求道要、本祖其原、求字作来、蕩陰令張遷碑、紀行求本、蘭生有芬、求字作来、二形相似、上下文又有求字、故來譌爲求、逸周書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爲求、孟子離婁篇、舍館定、然後來見長者、史記李斯傳、來丕豹公孫支於晉、今本來字並譌作求、鮑云、求反國而得、此曲爲之說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正作來反、

未涉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句伐昭常、句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念孫案未涉下當有涸字、寫者脫去耳、彊、當

爲彊字之誤也、彊秦二字下屬爲句、若以彊字上屬爲句、則文不成義、此言齊興兵攻楚之東地、尚未涉泗、而彊秦已以五十萬臨其右壤也、史記楚世家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策作蘇秦謂薛公曰、君何不留楚太子以市其下東國、高注、下東國楚東邑近齊也、然則下東國即淮北之地、亦即此篇所謂東地五百里也、地在淮北、則爲泗水所經、故齊攻楚之東地、必涉泗水也、

三日　因鬼見帝下有脫文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念孫案三日、當作三月、藝文類聚火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及文選張協雜詩注、引此並作三月、據下文云、王難得見如天帝、則當作三月明矣、下文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事與此同也、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語意未了、其下必有脫文、類聚御覽文選注引此、並有其可得乎四字、當是也、

墨黑

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鮑注曰、黑、言其鬢、姚曰、別本作黛黑、念孫案別本是也、說文、黱畫眉也、玉篇、黛同黱、楚

辭大招、及列子周穆王篇、淮南脩務篇、竝云粉白黛黑、郭璞子虛賦注、文選西都賦注、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後漢書班固傳注、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竝作粉白黛黑、

或謂楚王篇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云云、念孫案此篇在第十七卷之首、而文選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引此或謂楚王、作唐雎謂楚王、則合上卷末唐且見春申君曰云云爲一篇、是李善所見本、此處不分卷、而謂楚王之上、亦無或字也、

以其類爲招　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

黃雀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念孫案以其類爲招、類、當爲頸字之誤也、招、的也、言以其頸爲準的也、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招、埻的也、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此作以其頸爲的、藝文類聚鳥部、太平御覽羽族部、並引此云、以其頸爲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姚曰、春秋後語云、以其頸爲旳、旳、或爲招、以上姚校本語、招旳古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也、凡從

勺聲之字，古音皆屬宵部，故叺從勺聲而通作揃。說文杓從木勺聲，甫搖切；尥從尢勺聲，玉篇乎交力弔二切，皆其例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姚云、三同、集無此十字、曾云一本有、念孫案無此十字者是也、一本有者後人妄加之耳、夕調乎酸鹹、謂烹之也、既烹之矣、何又言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乎、下文說黃鵠之事、至晝遊乎江河、夕調乎鼎鼐、以下更不贅一語、此獨於夕調乎酸鹹之下、加二語以成蛇足、甚無謂也、文選詠懷詩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戰國策、竝無此十字、新序雜事篇亦無此十字、

鮅鯉

黃鵠俯啗鱍鯉、仰嚙蔆衡、鮑改鱍爲鱓、云、字書無鱍字、

念孫案鱍鯉、當從新序作鰋鯉、小雅周頌、皆以鰋鯉連

文、鮑失考而改鱍爲鱓謬矣類聚鳥部、御覽羽族部、引

此並作鰋鯉、

禕布與絲　莫知媒兮　嫫母求之又甚喜之

兮　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孫子爲書謝春申君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

布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

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

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自寶珍隋珠

至爲惟其同、皆出荀子賦篇、韓詩外傳亦同、褘布與縣、姚云、褘、孫作襍、鮑改爲褘衣與絲、注云、禮后服褘衣、念孫案鮑說甚謬、孫本作襍、是也、荀子及外傳竝作襍布與錦、此策錦作縣、蓋錦譌爲緜、轉寫爲縣、又譌爲縣耳、隸書縣字或作縣、緜字或作緜、二形相似、故緜譌作縣、漢緜竹令王君神道緜字作縣、是其證也、鴻烈本經篇緜聯房植、史記孝文紀歷日緜長、今本緜字竝譌作縣、襍布與錦不知別異言美惡不分也、莫知媒、當從荀子外傳作莫之媒、之與知聲相涵、又與上文兩不知相涉而誤、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求之、又甚喜之、荀子外傳竝作嫫母力父是之喜、荀子一本作刁父、此策求之二字、未詳何字之譌、又卽父之譌也、篆文父字作𠂇、又字作又、二形相似

甚喜之、皆從荀子外傳作是之喜、言帷嫫母力父是喜也、是與甚、字之誤、隷書是字作是甚字或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誤爲甚、管子小匡篇擇其寡功者而譏之、齊語其作是此因其誤爲甚、故又誤爲是也、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辯物篇作甚曷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雅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趧、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尟、是之喜、與莫之媒相對爲文、喜讀平聲、與媒爲韻也、堯典庶績咸熙、楊雄劇秦美新、及膠東令王君碑、並作庶績咸喜、家人九三、婦子嘻嘻、釋文曰、陸作喜喜、爾雅、歔、熙、與也、學記正義引作歔喜與也、晉語妹喜、楚辭天問作妹嬉、呂氏春秋愼大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末嬉、荀子無詩曰以下三句、外傳有之、外傳每章之末、必引詩爲證、若戰國策、則無此例也、詩曰以下三句、蓋後人取外傳附益之耳、又案菀柳之詩曰、上

帝甚蹈、無自瘵焉、毛傳曰、蹈、動也、正義曰、言王心無恒數變動也、此引詩上帝作上天、因與上文嗚呼上天相涉而誤、甚蹈作甚神、神者、慆之壞字、故外傳引詩作上帝甚慆、一切經音義五曰、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義與毛傳孔疏同、陶慆蹈、古同聲而通用也、瘵焉作瘵也、亦是傳寫之誤、外傳亦作瘵焉集傳據此策、遂謂詩之蹈字當作神、竊所未安、

大息

汗明見春申君、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鮑注曰異於小休、念孫

案鮑說甚謬、先生息矣、猶孟嘗君言先生休矣、息上不當有大字、此因上文大字而誤衍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大字

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鮑改楚君爲楚軍、念孫案君字涉上下文而誤衍耳、鮑改非也、將道何哉、當作將何道哉、道從也、見禮器注言楚欲攻燕兵何從出也、置道字於何字之上、則文不成義矣、

趙

董閼安于

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念孫案閼與安一字也定十三年左傳及晉語呂氏春秋愛士篇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董安于韓子十過篇及說林道應篇並作董閼于是閼于卽安于也安與焉古同聲而通用閼于之爲安于猶閼逢之爲焉逢也爾雅大歲在甲曰閼逢釋文閼烏割反又於虔反史記厤書作焉逢今作董閼安于者一本作閼一本作安而後人誤合之耳

君之不用也

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念孫

秦君之不用、言之不聽、語意相複、此本作知過見言之不聽、其君之不用也五字衍文耳、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注、後漢書蘇竟傳注、引此並作智過見言之不聽韓子十過篇作智過見其言之不聽也、皆無君之不用句、

報知氏之讎

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念孫案之讎二字、後人所加也、吾其報知氏者、承上爲知己者死言之、謂報知氏之恩、非謂報知氏之讎也、下文曰、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又曰、而可以報知伯矣、並與此句同義、後人以下文多言爲知伯報讎、故

加之讎二字、不知彼自言報讎、此自言報恩也、史記刺客傳曰、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此雖兼報讎言之、而報智伯三字、仍謂報恩、非謂報讎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有之讎二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吾其報知氏矣、

吞炭爲啞

豫讓漆身爲厲、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史記作漆身爲厲、吞炭爲啞、念孫案此策原文、本作又吞炭以變其音、今本爲啞二字、乃後人據史記加之也、不知爲啞即是變其音、故戰國策言變音而不

言爲啞、史記言爲啞而不言變音也、史記索隱引此策曰、豫讓吞炭以變其音、呂氏春秋恃君篇曰、豫讓滅須去眉、自刑以變其容、又吞炭以變其音、鴻烈主術篇曰、豫讓漆身爲厲、吞炭變音、皆其明證也、

曲吾

今魯句注、魯字義未詳鮑據史記改爲陰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鮑改曲吾爲曲遇、吳曰、吾當作逆、史注、中牟曲遇聚、鄭州縣、非此所指、按齊策權之難章云、燕戰勝具罷、趙可以取唐曲逆、唐、即唐縣、曲逆、蒲陰縣、竝屬中山、此曲下必逆字也、念孫案吳說是矣、而未盡也、釋名

曰、逆遻也、遻、音萼、遻不從其理、則生殽遻不順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逆與遻同、是逆字古讀若遻、逆從屰聲、屰與遻古亦同聲、故咢從屰聲、而遻又從咢聲、㡿從屰聲、而泝又從㡿聲也、逆與吾形不相似、若非古聲相通、逆字無緣誤作吾也、與吾聲相近、故曲逆或作曲吾、不煩改吾爲逆也、

城市之邑七十

馮亭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吳曰、七十、史作十七、下同、念孫案作十七是也、秦策曰、上黨十七縣、皆秦之有也、是其證

未見一城

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念孫案見當爲㝵㝵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說見經義述聞周語見神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卽其證也史記趙世家正作未得一城

外賓客

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鮑注曰外疏之也姚曰錢劉去賓字念孫案外賓客遊談之士句法煩累錢劉去賓字是也外客謂外來之客鮑云疏之非是史記蘇秦傳作賓客游士此作外賓客遊談之士文本不同今本作外賓客遊談之士者後人據史記竄改賓

字因誤入正文耳楊倞注荀子臣道篇引此有資字則所見本已誤文選蜀都賦注上吳王書注引此並無資字今據以訂正

齊涉渤海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念孫案齊之救趙無煩涉渤海史記渤海作清河是也蘇秦說齊王曰齊西有清河說趙王曰趙東有清河是清河乃齊趙之閒齊趙相救必涉清河齊趙相攻亦必涉清河張儀說齊王曰大王不事秦秦悉趙兵涉清河指博關說趙王曰今秦告齊使興師度

清河軍於邯鄲之東皆是也今作渤海者因上文有齊涉渤海而誤上文曰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渤海在燕齊之間故齊之救燕必涉渤海也

以王因饒中山

我約三國而告之以未構中山也構與講同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鮑改王因為三國注曰饒益也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念孫案改王因為三國是也饒中山三字連文若訓饒為益則是以三國益中山斯為謬矣今案饒當為撓字之誤也撓如撓亂我同盟之撓以

三國撓中山而講則中山不得不聽不得不割地故曰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撓中山而取地也魏策曰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亾猶弗聽是其證

馬服之子　趙以亾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

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念孫案馬服之子本無之字後人以趙括爲趙奢之子因加之字耳不知當時人稱趙括爲馬服子沿其父號而稱之也馬服子猶言馬服君秦策君禽馬服君乎史記白起傳作馬服子韓世家曰秦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皆其證也太平御覽兵部引

此策正作馬服子又下文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亡敗當爲七敗上言秦七勝故此言趙七敗下文曰今七敗之禍未復是也亡七字相近故七譌爲亡此時趙猶未亡不得言亡敗之餘衆也敝守二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敝亦餘也收破軍之敝所謂收合餘燼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鄭注曰幣謂給公用之餘齊語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韋注曰裂殘也謂殘餘也爾雅烈餘也烈與裂通管子小匡篇作戎車待游車之獘敝幣獘字異而義同守字因下文數守字而衍後人因於

上句加狀字以成對文耳、御覽引此作趙以十敗之餘、上文七勝御覽亦作十勝收破軍之獘無狀守二字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軍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念孫案此以與秦城爲句何如不與爲句不與下本無何如二字齊策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猶此言與秦城何如不與也廣雅與如也孰與猶何如也故鄒忌對曰不如勿救後人誤讀與秦城何如爲句、因於不與下加何如二字、而不知其謬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與秦地何如勿與、

久居若圍城之中

魯連見新垣衍、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若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鮑據上文及史記魯仲連傳、改若爲此、吳云、若疑居字訛衍念孫案鮑之改、吳之疑、皆非也、若猶此也、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謂此其言也莊四年傳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古字或兼數義、後人不能徧識或改之或刪之、而古義湮亡矣、

魏魀

魏魀謂建信君、吳曰、魀一本作𩲡、楚辭九𩲡、北斗星名。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類篇皆無魀字、魀當爲魁、魁隸或作𩲡、漢楊君石門頌奉𩲡承杓𩲡卽魁字斗字隸書作什或作斤故魁字或作𩲡其右畔與介字相近、故譌而爲魀。吳云一本作𩲡、楚辭九歎訊九𩲡與六神、𩲡一作魁、皆其證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引此正作魏𩲡、鮑不達而改爲魀字、斯爲謬矣、

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鮑注曰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筯吳曰墮祭食猶放下也見儀禮墮許規反念孫案鮑吳二說皆非也高注鴻烈詮言篇曰饋進食也又注呂氏春秋必己篇及鴻烈說林脩務二篇竝曰墮廢也此言孝成王方進食聞告反之言而不爲之廢食耳饋非謂祭墮亦非儀禮墮祭之墮也

秦按兵攻魏

臣謂奉陽君曰天下事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念孫案秦按兵攻魏兵字後人所加也秦按攻魏者按語詞猶言於是

也、言秦使三晉攻齊、國破財屈而兵分、秦於是攻魏取安邑、則三晉不能救也、下文曰、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獘與秦爭戰也、又曰、天下事秦、秦按為義、存亾繼絕、固危扶弱、秦按攻魏、君按救魏、秦按為義、三按字義竝同也、按字或作案、又作安、又作焉、荀子勸學篇、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楊倞曰、安語助、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攘於趙矣、見趙策、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

重、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見執一篇盡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

念孫案字之作案者、戰國策荀子而外、又見於逸周書、武寤篇曰、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下、其作安者、戰國策荀子呂氏春秋而外、又見於國語吳語曰、王安挺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又曰、王安厚取名而去之、管子大臣篇曰、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地員篇曰、其陰則生之查梨、其陽安樹之五麻、又曰、其木安遂、條長數大、又曰、蕡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墨子非樂篇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而具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又曰、然即當爲之撞巨鐘、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以爲未必然也、其作焉者、則禮記三年問而外、見於經史諸子者甚多、見釋詞後人不知按爲語詞、而於按下加兵字、按兵與攻魏連文、而

其義遂不可通矣、

燕郭之法　桑雍

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吳曰、一本標劉本作郭偃之法、晉掌卜大夫郭偃、乃卜偃也、念孫案燕字當在郭字下、燕偃聲相近、郭燕之法、卽郭偃之法、商子更法篇引郭偃之法云云、是其證也、桑雍、姚曰、桑曾作柔、下文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姚曰、桑雍、劉作柔癰、念孫案作柔癰者是也、癰卽癰疽之癰、便辟左右夫人孺子、皆柔媚其君以爲患於內、故曰柔癰、癰雍字之

通、柔柔、字之誤耳、鮑吳說柔雍之義、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

觸讋 揖之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觸讋姚云、一本無言字、史亦作龍、案說苑、敬慎篇魯哀公問孔子、夏桀之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人名或有同者、此當從讋以別之、念孫案吳說非也、此策及趙世家、皆作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今本龍言二字、誤合爲讋耳、太后聞觸龍願見之言、故盛氣以待之、若無言字、則文義

不明、據姚云、一本無言字、則姚本有言字明矣、而今刻姚本亦無言字、則後人依鮑本改之也、漢書古今人表正作左師觸龍、又荀子議兵篇注曰、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師觸龍言願見、皆其明證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有臨轅夷侯戚觸龍、惠景閒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觸龍、是古人多以觸龍爲名、未有名觸讋者、太后盛氣而揖之、吳曰、揖之、史云胥之、當是、念孫案吳說是也、集解曰、胥猶須也、御覽引此策作盛氣而須之、隸書胥字作肙、因譌而爲揖、後人又

加手旁耳、下文言入而徐趨、則此時觸龍尚未入、太后無緣揖之也、

有所郤

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鮑注曰、恐太后不能前、念孫案鮑未解郤字之義、郤字本作谻、讀如煩勮之勮、謂疲羸也、言恐太后玉體之疲羸、故願望見也、廣雅、困、疲、羸、劵、考工記輈人注曰、劵、今倦字也、谻、極也、皆謂困極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徼谻受詘、蘇林曰、谻音倦谻之谻、郭璞曰、谻、疲極也、又上林賦、與其窮極倦谻、郭璞曰、窮極倦谻、疲憊也、方言曰、谻、傍也、傍亦與倦同、說文曰、

御、徼御受屈也、御御欲御、竝字異而義同、趙世家作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苦與御同義則御爲倦御之御明矣、

戰國策弟二

高郵王念孫

魏

適秦

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邦張儀傳無內字此善事也鮑解適秦曰適猶歸念孫案攻楚而歸秦殊爲不詞鮑說非也今案適者悅也言攻楚而悅秦也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曰適悅也上文云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故魏攻楚即所以悅秦韓策張儀說韓王曰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

者、是其證、

反於楚王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鮑解反於楚王曰、反、言報之、念孫案鮑說非也、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楚下本無王字、此因下有楚王而誤衍耳、陳軫去楚適魏、而張儀惡之於魏王、謂其善事楚、爲之求地、軫卽令人以此言聞於楚王、使楚王喜而復之、以上並見楚策故曰、以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反訓爲歸、非訓爲報、楚策記此事曰、公不

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是其證

東夷之民不起

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起念孫案起當爲𧾷起字之誤也不起者謂不起兵以應禹也下文曰以燕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以與同己致燕甲而起齊兵矣即其證

令儀狄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姚曰一本無令字念孫案一本是也儀狄即帝女之名不當有令字文選七啟七命注及太平御覽飲食部引此皆無令字

睪子

秦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割八縣。史記穰侯傳睪子作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念孫案作暴者是也。史記秦本紀，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韓世家，釐王二十一年，使暴𪒠救魏，𪒠與鳶同。爲秦所敗，即此所謂戰勝暴子者也。此策作睪子者，說文，㬥，疾有所趣也。此策暴子之暴，本作㬥字，隸省作暴。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彊不暴寡，即暴字也。暴之省作暴，猶暴之省作暴。又省作暴，形與睪字相似，俗書睪字作睪，故暴子譌爲睪子矣。

伐魏之事不便

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于王何益、若誠不便、魏雖封髡、于王何損、鮑注、上三何曰、伐魏不便、魏所欲也、而髡止之、故魏刺之、雖刺髡、而齊寶不便、非益也、此設辭也、吳曰、鮑強注、終不通、愚案伐魏之事不便、當無不字、義乃通、念孫案吳說是也、藝文類聚寶玉部、太平御覽珍寶部、引此竝作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

、道涉山谷　危隘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念孫案道涉山谷、山字後人所加也、危當爲厄、字之誤也、草書危字作危、厄字作厄、二形相似、故厄誤爲危、涉谷、地名也、道、從也、上文曰、道河內、倍鄴朝歌、下文曰、道

河外、倍大梁、義並與道涉谷同、韓策曰、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大荒西經、風道北來、郭璞曰、道猶從也、引韓子十過篇曰、元鶴二八、道南方來、

言秦師伐楚、從涉谷行三千里、而攻黽隘之塞也、黽、音盲、案今之平靖關、在信陽州應山縣之閒、其地卽古之黽隘也、定四年左傳作冥阨、韓策作澠隘、燕策作鄳隘、楚策謂之黽塞、並字異而義同、史記魏世家曰、伐楚道涉谷、汲古閣所刊索隱單行本如此、別本有山字、乃後人依誤本戰國策加之、考索隱正義皆無此字、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正義引劉伯莊音義曰、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是東道、皆其證也、後人不知道訓爲從、而誤以爲道路之道、又不知涉谷爲地名、而誤以涉爲跋涉之涉、故妄加山字以增成其義耳、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荅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

而魏王荅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荅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荅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荅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

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答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留侯世家、張良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

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答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也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爲問答

衣焦不申頭塵不去

季梁衣焦不申。頭塵不去。𩝐注曰。行路犯風日。故焦焦故不申。吳曰。焦。卷也。念孫案。吳說近之。焦讀爲𤎅。廣雅𤎅。縮也。曹憲音子笑反。謂衣縮而不申之也。頭塵不去。吳曰。文選去作浴。阮籍詠懷詩注。念孫案。作浴者是也。凡從谷從去之字。隸書往往相亂。隸書去字或作公。形與谷相似。易致譌舛。廣雅。渡。去也。去譌作谷。祛。開也。祛譌作裕。皆其類也。此是浴字譌爲法。列子說符篇。白公遂死於浴室。呂氏春秋精諭篇作法室。後人因改爲去耳。

請出西說秦

歷且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念孫案。請下不當有出字。此涉下文出字而誤衍耳。史記

魏世家新序雜事篇俱無出宋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亦無誤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爲涕出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所得魚也今本所上有前字案曩即前也上既言曩下不得復言前此因上文臣前之所得而誤衍耳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阮籍詠懷詩注謝脁中山王孺子妾歌注引

此並前字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溺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鮑注曰以不告爲誤吳曰誤字當句然恐是諸字譌引之曰吳以誤爲諸之譌近之然誤與諸字不相似諸字無緣譌作誤誤當爲誒誒形近而譌也矣字隸或作矣吳字隸或作吳二形相似故誒譌爲誤漢書韋賢傳注曰誒歎聲音許其反是誒與諸同

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

大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念孫案大成午從趙來來字後人所加

也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作一句讀謂大成午在趙申不害在韓而大成午寄言於申不害非謂從趙來韓而與之言也後人不曉文義故於從趙下加來字耳韓子內儲說篇正作大成午從趙謂申不害於韓

甯爲雞口無爲牛後

臣聞鄙語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甯爲雞尸不爲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雞尸牛從今案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王怒而從之雞尸牛從誤也史記索隱引延篤云甯爲雞尸不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念孫案顏氏家訓書證

篇曰太史公記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案延篤戰國策
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
俗寫誤也文選爲曹公與孫權書爲蘇秦說韓羞以牛
從李善本如此今本作牛後乃後人依五臣本改之李善注曰戰國策甯爲雞
尸不爲牛從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
爲後非也是策文本作甯爲雞尸不爲牛從故顏李小
司馬所引並同而今本作甯爲雞口無爲牛後則後人
依史記改之也史記作雞口牛後亦傳寫之誤顏氏已
辨之矣又案蘇秦說趙王曰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言之哉雞尸喻臣人也牛從喻臣於人也故下

文曰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乎而史記正義乃云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其說甚爲迂曲鮑襲取其義謂蘇秦以惡語侵韓謬矣

虎摯　貫頤

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䟣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念孫案史記張儀傳虎摯作虎賁是也此蓋賁譌爲贄又譌爲摯耳太平御覽兵部引此策正作虎賁之士楚策亦云秦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鮑吳皆讀摯爲前有摯獸之摯鮑又改摯爲鷙望文生義近於皮傅矣䟣跔科頭貫頤奮戟史記索隱

曰貫頤謂兩手捧頤而直入敵鮑曰貫人之頤吳曰鮑說與上文不類索隱以貫頤爲捧頤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爲義引之曰諸說皆有未安貫讀爲彎弓之彎史記伍子胥傳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音貫爲彎謂滿張弓也陳涉世家贊士不敢貫弓而報怨漢書作彎是貫卽彎也頤弓名也廣韻作弬（音與頤同）云弓名出韻畧古無弬字借頤爲之耳彎弓奮戟事同一類史記集解曰跿跔音徒俱跳躍也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跿跔科頭而彎弓奮戟言士之勇也

馳南陽之地

秦攻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鮑解馳南陽之地曰馳反走示服也解秦已馳曰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念孫案鮑說甚謬馳讀爲移移易也謂以南陽之地易秦地也下文曰國形不便故馳謂兩國之地形不便故交相易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馳地謂易地也馳字或作施而皆讀爲移管子國蓄篇今

君錫錢並幣民應之迺施也輕重甲篇施作移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衞綰傳劍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爲移、下文曰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爲張設非是說見史記田完世家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施並與移同字又作弛韓子內儲說篇曰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弛亦與移同集韻弛余支切改易也

縱韓爲不能聽我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朋謂韓王曰、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
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王聽臣
爲之儆四竟之内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
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爲不能聽我姚本如是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
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
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
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念孫案縱韓爲不能聽我鮑
本無縱字是也韓爲不能聽我爲能聽我兩爲字並與
如字同義言韓如不能聽我則韓必德我而不爲我首

如能聽我而絕秦、則韓必代楚受兵也、古或訓如曰爲、秦策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中國爲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言中國如有事於秦也、又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言如我葬也、齊策曰、楚大勝齊、其良士選卒必殪、齊爲勝、其良士選卒亦殪、言齊如勝也、楚策曰、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言子如見王也、魏策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言如弗能聽也、管子戒篇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言如臣死也、呂氏春秋異寶篇曰、爲我死、王則封女、女必

無受利地、言如我从也、姚本作縱韓爲不能聽我者、後人不解爲字之義、故據史記加縱字、不知爲與如同義、若加縱字則與爲字義不相屬矣、史記韓世家作縱韓不能聽我無爲字、則縱字之義可通、然據索隱單行本亦無縱字

書報韓王

尚靳歸書報韓王、鮑讀尚靳歸書爲句、注曰、以書歸、念孫案鮑說非也、此本作尚靳歸報韓王、謂靳自秦歸、以宣太后之言報韓王也、歸下不當有書字、太平御覽兵部人事部、引此皆無書字

因也

韓咎立爲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也以爲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念孫案因當爲因曰與下文則曰相對爲文韓子說林篇作得立因曰爲戒是其證

生得失

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鮑解生得失云謂相可否今本史記刺客傳亦作生得失念孫案史記索隱出

不能無生得五宗解云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多人往殺俠累後又被生擒而事泄亦兩通也據此則史記本作生得今本得下有失字乃後人以意加之也戰國策本作生情而今本亦作生得失則又後人據史記改之也

位正

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鮑解今王位正句曰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念孫案如鮑說則當云今王正位不當云今王位正也今案位讀爲

涖、正讀爲政、言自今王涖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也、上言羣臣比周以蔽其上、此言今王涖政以來、從臣不事大臣、大臣不事近臣、則羣臣不得比周以蔽上矣、故下文曰、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僖三年穀梁傳曰、莅者、位也、位與涖義同而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周官肆師、用牲于社宗、則爲位、故書位爲涖、是也、秦策曰、臣聞明主莅正、卽莅政也、政正古多通用、不煩觀縷、

燕

足下皆

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念孫案皆字義不可通皆當爲者足下者與僕者相對爲文今作皆者因上文皆自覆之術而誤

君人

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念孫案君人當依新序雜事篇作人君藝文類聚居處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及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此並作人君

黃金千溢

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溢以爲馬食念孫案秦策言白璧百雙黃金萬溢此獻白璧一雙則黃金不得有千

流之多且與下以爲馬食之意不合太平御覽獸部引此千作十、於義爲長、

長驅至國

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姚曰、國錢作齊、念孫案作齊者原文、作國者後人據史記樂毅傳改之也、後人以上文既言擊齊、此不當復言至齊、故改爲至國、不知至齊之齊、與擊齊之齊異義、至齊謂至齊都、猶言至國也、齊策云、馮煖自薛長驅到齊、亦謂到齊都也、文選東京賦注、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晉紀總論注、引策文並作至齊、新序

雜事篇亦作至齊又文選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注引史記輕卒銳兵長驅至國然則史記作國而戰國策作齊明矣

舉王

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鮑解舉王二字曰興起之王吳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念孫案吳說是也當世之王謂受命之君也王上不當有舉字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無舉字

即有獓蚌

蘇代爲燕爲趙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

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姚曰諺語諺語皆叶後語作必見死蚌脯卽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爲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雨謂鬭口一本作兩非是恐別有所據念孫案陸說甚爲紕謬訓兩爲鬭口既屬無稽謂兩與蚌爲韻又於古音不合凡平聲江韻之字古音皆與東冬通而不與陽通上去聲亦然蚌字古讀若奉故其字從虫丰聲郭璞山海經毆野絲贊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蚌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則晉時蚌字尚讀若奉陸佃不知古音而謂蚌與兩爲韻故有此謬說此當作今日吳棫韻補蚌叶彼五反與雨爲韻亦非

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姚云不聞蚌鷸得雨則解非也蚌將爲脯者謂不雨則蚌將枯死非謂蚌鷸得雨則解也今案作蚌將爲脯者戰國策原文也（藝文類聚人部及太平御覽人事部諫諍游說二類竝引作蚌將爲脯今據以訂正藝文類聚鱗介部及御覽羽族部竝引作卽見蚌脯又御覽兵部引作卽有蚌脯皆後人據他書改之也）作必見蚌脯者春秋後語文也（御覽鱗介部及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後語竝作必見蚌脯姚所見本作必見从蚌脯多一从字者又宋人據誤本戰國策加之也）誤本戰國策作卽有从蚌者因下文卽有从鷸而誤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卽有从蚌者）陸所見本作今日不兩明日不兩者誤本之尤甚者也（諸書所引皆無作兩者）乃不知兩與蚌之非鷸而轉以作兩者爲非又妄解兩爲鬬口

以曲成其說甚矣其謬也而姚且疑其別有所據毋亦眩於名而不知其實乎

非君恐望之

燕王遺樂閒書曰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恐望之姚本作非君心所望之念孫案新序雜事篇作非君惡所望之是也惡何也言非君何所望之也作恐者惡之譌作心者惡之脫耳鮑不考而改恐為執謬矣恐與執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執字無緣誤為恐

君之所揣也

願君揖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鮑注以意爲意度非也意詞也讀與抑同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墨子明鬼篇曰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莊子盜跖篇曰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余且慝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鮑解君之所揣句云言君是我也姚云揣曾作𠛬念孫案鮑說甚謬揣者𠛬之譌𠛬者制之譌言君之幸教寡人與否皆在於君故曰君之所制也唯君圖之新序雜事篇作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是其明證也篆文制字作𣃚隸作𠛬形與揣相近因譌而爲揣矣齊策大制楚者王也鴻烈主術篇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

專行也、今本制字並譌作剬、大戴禮五帝德篇、依鬼神以制義、史記五帝紀譌作剬、正義以剬爲古制字、非也

膝下行

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鮑注曰、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念孫案鮑說甚謬、膝行二字之閒、不當有下字、此因上文下字而誤衍耳、史記刺客傳無下字、文選四字講德論注引策文亦無、

宋

王之所憂　齊王　荊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

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念孫案王之所憂、王當作人、今作王者、戰國策人字或作𤯔、因譌而爲王、下章鼂子曰、吾欲藉子殺王、王亦𤯔之譌也、吳曰、一本殺王作殺𤯔、云、人𤯔竝而鄒反、集韻云、人、唐武后字作𤯔、韓子說林篇作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是其證、下文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而王字亦當作人、韓子作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荊救不至、是其證、

設機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念孫案機下當有械字、故高注曰、機、械、雲梯之屬也、莊三十二年公羊傳注曰、有

攻守之器曰械、機械、機巧之械也。文選勸進今上牋注、辯也論注引策文並作機械。墨子公輸篇亦云、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

罵國老諫曰

宋康王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罵國老諫曰、鮑改諫曰爲諫臣、見吳校本。念孫案曰與臣、形聲俱不相近、若本是臣字、無緣誤爲曰。考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罵國老諫者、賈子春秋篇、新序雜事篇、並作罵國老之諫者、則舊本曰字乃者字脫去上半耳。且諫者卽指國老而言、蓋羣臣莫敢諫、唯國老尚有諫者、而康王罵之也。鮑

不達而以意改之斯爲妄矣

見祥而不爲

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念孫案見祥而不爲當作見祥而爲不可爲不可謂爲不善也呂氏春秋制樂篇曰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義與此同可與禍爲韻今本爲不二字誤倒又脫去可字賈子新序竝作故見祥而爲不可祥反爲禍

衞

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

秦攻衞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衞所以爲衞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衞必折於魏吳曰一本作蒲入於秦念

孫案史記樗里子傳作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據此則今本作今蒲入於魏乃後人據史記改之下句作衛必折於魏折下又脫去而入二字也而周策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齊策曰既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楚策曰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韓策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其一本作蒲入於秦者是也據高注云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則正文本作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明矣蓋攻蒲者秦也故言蒲入於秦不得言蒲入於魏史公未達其意而改之故索隱有相反之語而後人復據史記以改此策邪思甚矣鮑

解蒲入於魏何云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衛使客事魏　衛客曰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念孫案衛使客當作衛客謂衛人之客於魏者也衛客猶言燕客秦策曰燕客蔡澤是也衛下不當有使字事魏下當有王字今本衍使字脫王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人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作衛客事魏王又下文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衍曰字類聚御覽皆無曰字

中山

商敵爲資

司馬憙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未可豫陳也、念孫案、敵當爲敲、字之誤也、敲卽商搉之搉、搉音古學反、商搉之搉通作敲、猶搉擊之搉通作敲、說文、搉、敲擊也、玉篇搉古角切、定二年左傳、奪之杖以敲之、釋文、敲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敲、擊頭也、玉篇口交口卓二切、搉敲㱿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凡從高從隺之字、古多通用、說文、槁、堅不可拔也、玉篇口角切、卽易確乎其不可拔之確、詩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皆其例也、不言當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搉以爲資、未可豫陳其說也、商搉猶商較也、較與搉古字通、續漢書律志、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搉常數而已、

大推即大較鮑彪解商字云商較之是也但未知推之俗作敵譌作敵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作商推爲貲是其明證矣推字古通作敵因譌而爲敵荀子儒效篇退編百姓而慤新序雜事篇慤作敵今本譌作敵莊子徐無鬼篇釋文引三蒼云推敵也今本亦譌作敵漢書李廣傳自負其能數與虜确史記作數與虜敵戰敵音古學反故與确通今本亦譌作敵草書敵字作敽敵字作敵二形極相似

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也

司馬憙見趙王曰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力言不能及

也鮑改力爲人矣以力言二字連讀云盡力言之引之曰鮑之改矣之釋皆非也力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也字之誤不知者特以爲神也絕句（楚策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其言不能及也五字乃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引策文無此五字是其明證矣

戰國策第三